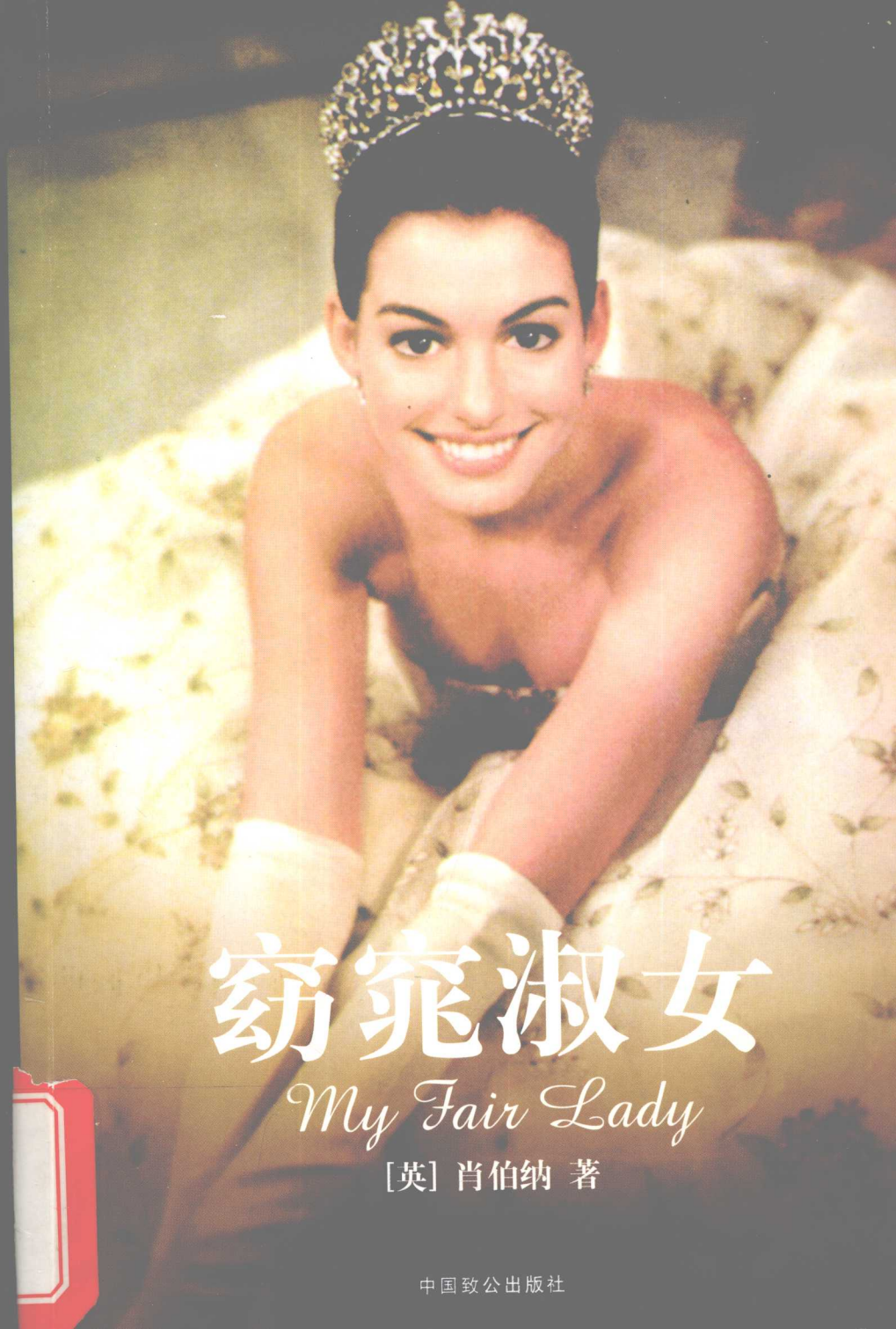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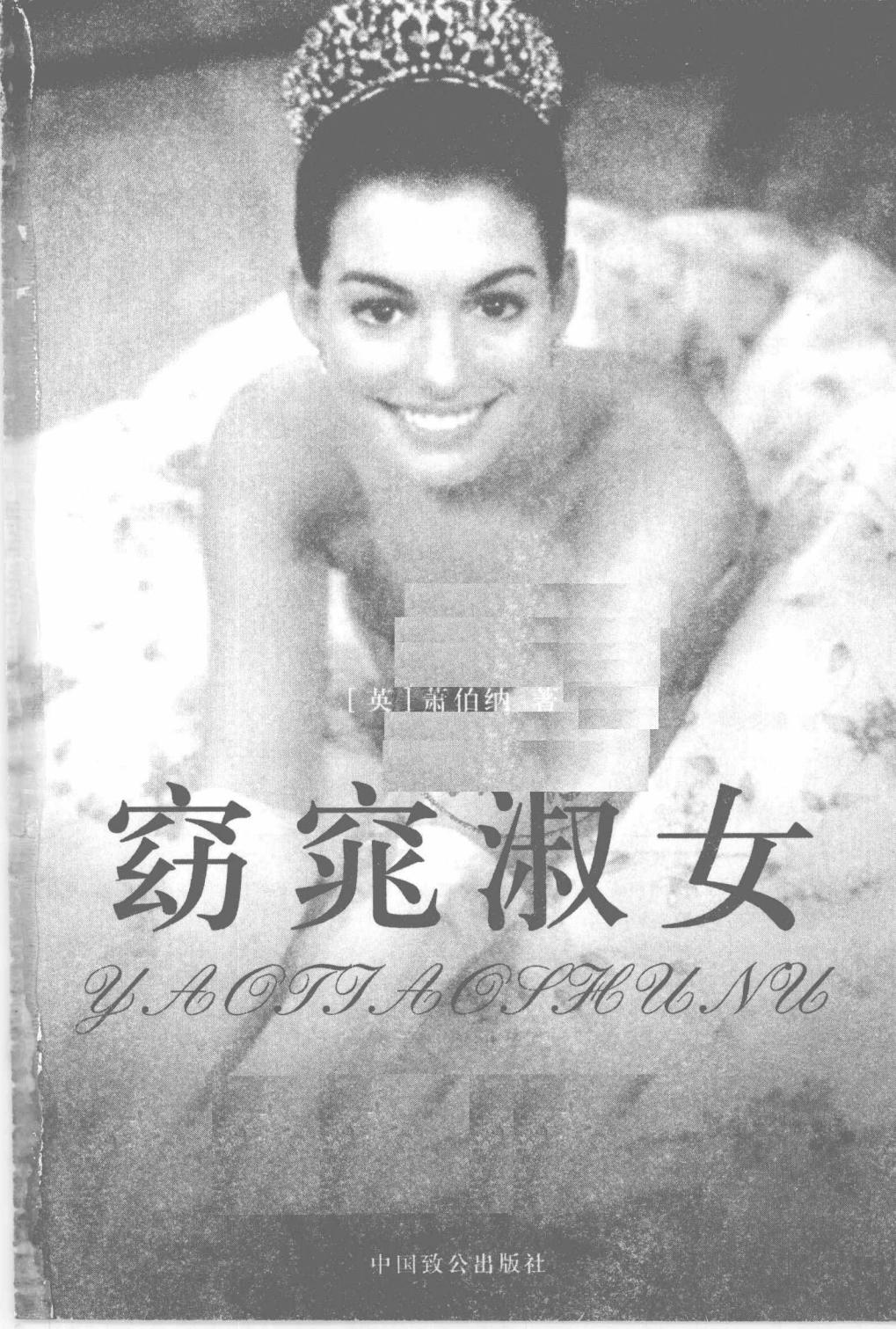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sparkling tiara and white gloves, is crawling on a light-colored surface with a floral pattern. She is smiling and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英] 肖伯纳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英] 萧伯纳 著

窈窕淑女

YACHT A CATHU NU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窈窕淑女/ (英) 萧伯纳 (Shaw, G. B.) 著; 杨山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窈... II. ①萧... ②杨...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24 号

窈窕淑女

译者: 杨 山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8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萧伯纳(1856~1950)是爱尔兰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有名的戏剧大师。他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公务员家庭。因经济困难,他十五岁就在房地产公司当小职员,二十岁时在伦敦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业余时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萧伯纳早年写了五部小说,均告失败。当时他生活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忍痛掏钱将作品寄给出版社,但因质量太低而未被录用。九十年代后他转而从事戏剧创作,主要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圣女贞德》、《窈窕淑女》、《伤心之家》和《苹果车》等五十多部剧本。1892年创作的话剧《鳏夫的房产》轰动一时,他一举成为著名文学家。1925年,因其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往往浸润着独特的诗意之美,萧伯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杰出的艺术大师的地位。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深受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影响。萧伯纳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提出作家的责任不是用虚构的故事去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要探索现实,批判现实。他喜欢用场面颠倒法进行喜剧嘲弄,达到讽刺或揭露的目的,其语言沿承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幽默机智的传统而又有创新,他喜欢用似是而非的反论从语言上取得诙谐的效果。

对萧伯纳来说,戏剧绝非仅是传声筒。他对拙劣的剧作深恶痛绝,极其注重戏剧形式的完美以及技巧的娴熟。他所构思的情节无不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探讨某个主题,而这种探讨也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而自然进行的。他也喜欢进行学究气的探讨,但这散见于各个剧本的前言中,而非剧本本身。

《窈窕淑女》是一个酷似灰姑娘的喜剧,亨利·惠金斯是一名固执傲慢的语言学教授。有一天他遇到了言语粗俗的卖花女伊莉莎,告诉她一个人的语音标志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她改进发音就可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教授回家后,遇到了同行辟克林上校,他告诉上校他能在六个月内把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培养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上校与教授打赌此事不可能。第二天恰好伊莉莎来了,在

上校的帮助下，她成了教授的学生。经过刻苦学习，她取得了巨大进步，变得谈吐高雅、仪态端庄。最后在一次大型舞会上，她被介绍给上层社会，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举止优雅的公爵夫人，华装艳服、珠光宝气的伊莉莎也因此成了盛大舞会上轰动一时的人物，赢得了众人的赞美，并被皇家语音专家认为是某国的公主。教授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向上校索要赌金，完全忽视了伊莉莎，伊莉莎一怒之下，愤然离去。此时若有所失的教授才感到伊莉莎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萧伯纳看透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却未像易卜生那样丧失风趣和幽默，他仿佛天生就爱诙谐与俏皮，他的剧作也是妙趣横生，反话成串。他与大多数伪善的资产者不同，敢于以讽刺笔法将社会的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但他同时又相信这些弊端可以通过改良和进化来消除，因此完全可以在极尽嘲讽批判之能事以后，心安理得地以喜剧的乐观态度将各种丑恶现实接受下来。《窈窕淑女》对资产阶级虚伪性的揭露和辛辣讽刺，以及最后结局也正反映了这一点。

《窈窕淑女》被布鲁克斯称为“本世纪最优秀之音乐歌舞剧”，曾经荣获托尼奖，被纽约戏剧评论界和外部评论界评为1956年最佳歌舞剧。在纽约和伦敦，此剧上座率居高不下，胜过同期上演的任何一出百老汇戏剧。

本书还收录了萧伯纳的另一部剧作《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在这部作品里萧伯纳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对爱尔兰的侵略和掠夺，认为爱尔兰“这个贫瘠、可怜的乡村变成了一个繁忙的造币厂，我们要在那里做牛做马，为你们造币”。这位真诚的艺术家的眼光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抨击。

编者

目 录

导 读	(1)
-----------	-----

窈窕淑女

第一幕	(1)
第二幕	(11)
第三幕	(35)
第四幕	(53)
第五幕	(61)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第一幕	(79)
第二幕	(100)
第三幕	(117)
第四幕	(140)

第一幕

伦敦时间晚上十一时十五分。这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倾盆大雨正下个不停。满街全是人们撕裂肺腑地喊着呼叫乘车的声音，而没带雨具的人们都向圣保罗教堂的长廊下奔去（此处的教堂是指位于寺院广场菜市旁边的殷尼哥·琼斯设计的教堂，而不是经雷恩设计再修建的那座教堂），其中有一对身着晚礼服的母女。到了廊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惟有一个人对雨一点表示都没有，他面向墙壁，正聚精会神地在日记本上记着什么。此时，教堂里的时钟正指向十一时十五分。

女 儿 （廊中间有两根柱子，她站在它们之间，略靠近左边的那根）太冷了，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佛莱第到底上哪去了？

母 亲 （站在女儿的右侧）还不到二十分钟。不过他应该能叫住一辆车的呀？

附近的一个人 （站在夫人右边）夫人，不到十一点三十分是不会有空车的，因为他们会先送那些刚从场内出来的人们回家的。

母 亲 可是我们也要回家呀，难道就在这一直待到十一点三十分呀！这个鬼天。

附近的一个人 这与我们没关系呀，夫人！

女 儿 佛莱第连一点能耐都没有，要不然我们刚出戏院就会有车子坐了。

母 亲 可他已经尽力了，这怪不得他呀！

女 儿 可人家是怎么叫到的，就他没办法。

雨雾中佛莱第从索桑普腾路朝长廊奔来，来到两人中间，合起了那把已湿透的伞。他还十分年轻，不过二十多岁，也是一身晚礼服，但是裤子已经被雨水浇湿了。

女 儿 还没有叫住一辆吗？

佛莱第 根本就没有空车，怎么能叫住呢！

母 亲 不会没车的，佛莱第。你好好想办法，就会有的。

女 儿 一点出息都没有。难道要我们自己去挡车吗？

佛莱第 我说了，所有的车子上都有人坐。这雨来得如此出乎意料，没人会想到的，所以每个人都等着坐车。我已经找遍了，从这到且陵十字街和洛德盖圆场，还是一无所获。

母亲 你没去特莱法格广场那边看吧！

佛莱第 那边连个车影都没有。

女儿 你到底有没有去找过？

佛莱第 我都跑到且陵十字街了，难道你还让我跑到汉默史密斯去不成？

女儿 你看你终于说了你没去找嘛！

母亲 佛莱第，你太差劲了。继续去找，直到找到为止。

佛莱第 那其实是让我在雨地里站着而已。

女儿 那我们呢？你想让我们在这里一直站到天亮吗，穿这么少的衣服在这个冷死人的鬼地？你真是个自私而笨拙的猪——

佛莱第 那好，我去不就得了。（他又撑着雨伞走进雨雾里，但刚跨了一步，便与一个行走匆匆的前来躲雨的卖花女孩撞个正着，那个女孩手里提的篮子滚落在地。正好有闪电伴着一阵“轰隆隆”的雷声，为这个场面增加气氛。）

卖花女 佛莱第，你看着点路好不好？

佛莱第 真的抱歉（急忙向河滨街方向奔去）。

卖花女 （拾起摔了一地的花，又放到篮子中）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还把两束花儿给踩坏了。（她来到长廊，坐在了那位太太右侧的柱脚上，开始理顺她的花束。她的长相很好，但不像小说中形容的多么美丽。看上去也很小，不过十八岁左右，最多也就二十岁。头上戴着一顶沾满灰尘和烟灰的黑色的水手草帽，看样子好久都未曾洗过。她的头发也很脏，泛着一种非自然的灰老鼠似的色泽。上衣是一件做工十分粗糙的粗呢大衣，也是黑色的，正好齐着膝盖，不过腰部十分贴身。而下身则是褐色长裙，外套粗布围裙。脚上穿着一双十分破旧的靴子。虽然她尽最大努力来整理自己，然而和那些富贵的太太小姐相比，仍然是脏兮兮的。其实，她的长相和那些太太小姐们不相上下，缺少的只是外形包装而已，另外她的牙也很脏，要是能让牙医给修整并清洗一下就好了。）

母亲 您从哪得知我儿子的名字的？

卖花女 您便是他的母亲？那您是如何教育他的，您也看到了，撞撒

人家的花也不帮忙拾起来，还踩坏了几枝，也没赔钱，您是不是该替他赔呀？

女 儿 妈，不要相信她那一套。

母 亲 克拉拉，还是给一点钱吧，你有没有零的。

女 儿 没有，我最小的也有六便士。

母 亲 （伸手向克拉拉）那给我吧。（克拉拉极不情愿地给了母亲）
（又面向卖花女）给你，算是赔你的。

卖花女 谢谢您，太太。

女 儿 让她找回多余的钱，这种花一把最多也就值一个便士而已。

母 亲 克拉拉，不要这样。（转向卖花女）都拿去吧！

卖花女 真的感谢您，太太。

母 亲 这下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如何得知那位先生的名字了吧？

卖花女 我也不知道。

母 亲 我听到了，你还想要赖。

卖花女 （争辩）我才没呢？我也可以称他查理，只不过依我的习惯而已。你和一个陌生人见面怎么打招呼？

女 儿 真是浪费了六便士。妈，你对佛莱第也太不信任了。（她十分反感地转到柱子后面去了。）

又一个人神色匆忙地从雨中奔过来躲雨，他是那种温和但又有些类似军官的绅士，看样子年龄有些大了。跑到长廊下，他把那把湿淋淋的伞合了起来。那样子和佛莱第一样惨，裤子和鞋子全湿了。他身着晚礼服外罩一件大衣。他在女儿刚站过的地方站着。

母 亲 （把脸转向绅士）先生，您认为这雨还会停下来吗？

绅 士 我看可能性不大。在两分钟前雨正越下越大呢！（他走到卖花女坐的柱脚旁，把脚搁在上面，弓着腰去放下卷着的裤腿。）

母 亲 唉，那可麻烦了！（她满脸忧虑地转向女儿身边。）

卖花女 （趁着绅士和她相离很近便与他说起来，以示自己对他的好感。）若是再下得大点，那就意味着快停了。不用着急，先生，要不买朵花吧？

绅 士 很抱歉，我身上没零钱。

卖花女 我可以给您找，先生。

绅 士 可一个金镑你能找开吗？这可是最小的了。

卖花女 噢，不过还是请您买一朵吧，先生。我可以找得开半克朗，

这朵只要您两便士。

绅士 别烦人啦！学乖一点。（在衣袋里摸了摸）我实在没零的——噢，竟然有一个半便士，可以了吗？（他也转到另一根柱子旁。）

卖花女 （略有些失望，但还是接受了）多谢了，先生。

旁边的人 （对卖花女）你小心点。将花给他。那有一个人记录了你说的所有话。（每个人都转过头去看了一下那个一直在写的人。）

卖花女 （脸色已变）我可没有做犯法的事，只是与那先生说了几句而已。我在这卖花也不可以吗？又不是在人行道上。（又担心地喊叫起来）我可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上帝呀，我没干坏事，只是求人家买我的花呀！

人群一阵混乱，多数人为卖花女鸣不平，不过也觉得她小题大做。有的人阻止道“不要再吵了！”“没有欺侮你呀！”“你没事吧？”“别乱起哄！”“停下来”“好好说！”这类的话。这大多是一些很稳重的老年人说的，以此来安慰她。而一些脾气暴躁的直接喊她住嘴，有的对她吼道“你发什么神经？”而站得远一些的人们还不明原委，所以便凑过来弄个明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整个人群闹开了锅：“出了什么乱子？”“她想干吗？”“那人现在去哪了？”“她让密探给盯上了。”“是不是他呀？”“噢，没错，正是。”“她取走了这位先生的钱。”等等。

卖花女 （挤开周围的人来到绅士身边）好先生，请您替我说句话。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和您聊了几句。您要帮我，要不然他们会抓我去当妓女的，他们——

做记录的人 （走过来站在地右侧，周围的人也围过来）别闹了，你这个幼稚的姑娘，我干吗要害你呀！你以为我是谁呀？

旁边的人 不用紧张了，他只是一位先生，不信你看一下他的皮鞋。（又转向做记录的人）先生，她误认为您是警察局的线人了。

做记录的人 （满脸迷惑地）什么叫做线人。

旁边的人 （略有为难）就是说——不就是线人嘛！我还能说成什么呀？也就是从社会上打探一些消息吧。

卖花女 （仍在叫着）我向天发誓，我根本没说一句——

做记录的人 （漠然但温和地）别这样啦，还叫什么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警察吗？

卖花女 （仍很担心）那你记我的话做什么？我怎么晓得你说的是真话？你给我看一下你记下我的话的本子。（做记录的人翻开日记本，送到她的面前，手伸得很直很稳，周围的人也想看，于是一块向前挤，有些体弱的已经放弃了挤。）这是什么字呀，我看不明白。

做记录的人 我能看明白。（学着她的腔调读记录）若是雨下得大点，就意味着快停了。不用着急，先生，要不买朵花吧？

卖花女 （很担心）我只是称呼他一声“先生”。我可没有想到别的。（又转向绅士）先生呀，怎么着你也不可以让他因为一个称呼而告我。您——

绅士 告你？我没有呀！（面对着做记录的人）说正经的，先生，你若真是侦探，我可没有向您报告那个年轻姑娘对我怎么啦！您不必那么做。别人都明白，她只是想卖花而已。

一位旁观者 （对警察局的侦察十分不满）是呀，我们谁都看得出来。您别多管闲事。又没妨碍到您的利益。这个人也许是想提升吧，所以把别人的言语都记下来。那孩子说的话可没什么坏的。就算是也没什么呀！一个女孩子在这躲雨也不能安全一点。真见鬼。（一些十分同情卖花女的人们把她拥回原来她坐的地方，她又坐在那，但很忧虑。）

旁边的人 他不会是个侦探，只是对什么事都感兴趣而已，我敢保证，不信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皮靴呀！

做记录的人 （满脸温和地面向着他问）您的家人在塞尔西都过得愉快吧？

旁边的人 （十分吃惊）您从哪知道的？

做记录的人 这你不用问，我没有说错吧！（又转向卖花女）您不是丽孙林的人吗，怎么大老远地跑这来？

卖花女 （脸上担心地）我不可以到这来吗？那个鬼地方，条件太差劲了，我还得每星期交四先令六便士的租金。（泪流了出来）呜呜——

做记录的人 你想住哪，随你便呀，但不必如此喧闹呀！

绅士 （看着卖花女）别哭了！他无权管你！你可以随自己兴趣去选择居住地。

一个说话刻薄的旁观者 （来到绅士和那个做记录的人面前）如果是想住进贵族们住的花园路呢？我有兴趣跟您讨论一下统治者的住房政策。

卖花女 （不再哭泣，神色忧愁地看着自己的篮子，有气无力地对自己说）咱可是个好姑娘。

刻薄的旁观者 （没有看她一眼）你可晓得“咱”是哪儿的话？

做记录的人 （不加思考地）贺克斯顿人。

人们吃惊地笑了一下，立刻很感兴趣地听他们的对话。

刻薄的旁观者 （有点意外）难道不是吗？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了解。

卖花女 （仍不放心）怎么说他也无权来过问我的事呀！

旁边的人 （转向她）那还用说！你不用担心了。（又转向做记录的人）你看看呀，你看看你，别人又不招惹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干？

卖花女 管他做什么，我又不与他交往。

旁边的人 你瞧不起人家吗？你怎么可以对绅士先生如此无礼？

刻薄的参观者 是呀！既然这么喜欢猜人家底细，那你以为他从哪儿来？

做记录的人 我知道他是乔特纳的人，中学是在海洛上的，然后进剑桥大学，毕业后在印度工作。

绅士 一点没错。

大家听到这里，都露出敬佩的笑容，有些人十分吃惊地说：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还记得这么准确，你没有叫他说说关于那位先生的情况？如此等等。

绅士 可以问一下吗，先生？你不会是依靠这个来生活的吧？

做记录的人 我也想过这个主意。有可能我以后会干这种事的。

雨终于停了。人群逐渐四下散了。

卖花女 （看到人们对那个人如此敬佩，有些不悦）他算得上一个先生？先生就是这样探究别人和事情的吗？

女儿 （对这些十分厌烦，很没礼貌地挤过人群，来到绅士的身边，那绅士十分礼貌地给她让地方）佛莱第怎么还不回来？如果再这样让风吹着，我一定得肺炎不可。

做记录的人 （急忙将她说的“肺炎”两个字的音记了下来，低声地）欧尔斯考特人。

女儿 （大声地）你别如此无聊行吗？

做记录的人 我的声音太大了吗？我不想说给你听的。很抱歉，不过我敢确定你的母亲是埃普森人。

母亲 （走过来，站在他们两人之间）太让人吃惊了！我就是在埃普森近处的胖女园那长大的。

做记录的人 (很感兴趣地大笑不止)哈! 哈! 这个名字太有趣了!
别见怪! 您是不是想叫一辆车?

女儿 我不想与你谈话。

母亲 不可这样, 克拉拉。(她的女儿很恼火地耸了耸肩膀, 十分清高地向后面转去)先生, 若是您可以帮我们叫辆车, 那就妙极了。(做记录的人掏了一个哨子出来)啊! 太感谢了。
(她跟在后面来到女儿站的地方。)

做记录的人费力地吹响了哨子。

刻薄的旁观者 看! 早就说他是便衣警察。

旁边的人 你看清楚, 那是比赛时用的。

卖花女 (仍念念不忘自己被冤之事)他干吗要害我? 咱是个十分正派的人, 跟谁比都不差。

做记录的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两分钟前雨就不下了。

旁边的人 是呀,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让我们白费精力和时间去听你的! (他朝滨河街走去。)

刻薄的旁观者 咱也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安维尔疯人院的疯子。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做记录的人 (觉得他发音不准)应读做韩维尔。

刻薄的旁观者 (装出贵族说话的腔调)那多谢了, 教授先生! 哈! 哈! 以后见! (他特意装出礼貌的样子, 挥了挥帽子, 然后迈开大步走了。)

卖花女 他如此对待别人, 若换成别人这样对他会怎么样?

母亲 雨停了, 克拉拉。我们还是坐公交车回家吧! (她拉起裙摆很匆忙地走向滨河街方向。)

女儿 但是, 也许车子一会就……(可母亲已走得听不见她的话了)太糟糕了! (她十分恼火地随后跟着。)

除了做记录的人、绅士和卖花女, 其他的人都纷纷离开了。
卖花女一边低声说着什么, 一边整顺花儿。

卖花女 我为什么这么命苦, 受苦不说, 还要这样提心吊胆的。

绅士 (回到做记录的人左侧, 也是他刚待的地方)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记住这些的呢?

做记录的人 这仅仅是关于语言的事呀, 也就是语言学。这些事就是我的喜好, 也是我的职业。一个人若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来支撑家庭, 那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呢, 只要一听到别人说话, 便立即可以判断出他是哪儿的人, 就像你们

听到爱尔兰人和约克郡人就知道他们的情况一样，而且我猜的一般不会超出六英里。若是伦敦人，不会差出两英里，甚至有时不会相差两条街道。

卖花女 真不知廉耻，一个大男人来欺侮我一个弱女子。

绅士 你仅靠这个可以生活吗？

做记录的人 那当然不敢保证了。现在的时代是那些有钱人的社会，尤其是一夜之间变富的。比如一些人可能刚开始每年也就只挣到八十镑，但是在住进公园路后，一年至少也收入十万镑。而一旦富起来，他们便想抛弃以前的一切，包括说话，但是每次只要他们一开口那么乡音便很自然地泄露了。我会教这些人——

卖花女 看好自己的家，少去管别人的事，尤其是贫苦人家的。

做记录的人 （忍无可忍）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女人，先是哭，现在又吵。你最好去其他地方待着好不好？

卖花女 （有点胆小地反驳）你可以在这里，我想在这，你也管不到呀！

做记录的人 像你这么一个说话难听的女人，在哪里都不合适，其实就不应该到这个世上来。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体上还附着灵魂，另外还具有上帝赐给你的功能——说话，不要忘记你的国语是莎士比亚、密尔顿和《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因此你不要继续待在这儿如此烦人地说个没完没了。

卖花女 （被他的话给镇住了，头也不敢再抬起来，趁他不注意偷视一下。既意外又想反驳）哎——呀——呀！

做记录的人 （迅速地掏出笔记本）我的上帝，这个发音太独特了！（他记完之后，看着日记本读起来，竟和她说的模一样）哎——呀——呀！

卖花女 （竟对他的举止也感到新奇，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这样！

做记录的人 你说的全是土话，这样的英语只能让她下半辈子仍在贫民区混。不过我可以担保，不超过三个月，我便可以让她出席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别人一定以为她是一位尊贵的夫人呢！或许我还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去贵族家中当保姆或店员的差事，那样的差事一般都要求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

卖花女 你说什么？

做记录的人 说你像一堆烂菜叶，影响了这里宏伟建筑的整体形象，你也辜负了英语这伟大的语言；我有能力使你成为色巴的

女王。(又转向绅士)你对我所说的有疑问吗?

绅士 当然没有,我也喜欢钻研语言,我现在在研究印度语言,另外——

做记录的人 (喜形于色)真的?那你一定和那本“口语梵文”的著作
者辟克林上校十分熟悉了?

绅士 我便是。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做记录的人 亨利·息金斯,就是息金斯万国注音字母的著作人。

辟克林 (万分激动)我是专程回来找你的!

息金斯 我也正打算去印度和你研讨一些语言问题呢?

辟克林 你家在哪里?

息金斯 温波街二十七号甲。明天我在家恭候您大驾光临。

辟克林 我在卡尔顿饭店住。我们现在就回那儿去,然后一边吃饭
一边说,好吗?

息金斯 妙极了。

卖花女 (在辟克林从她身边经过时)好心的先生,您再买一朵花吧,
我已经无法住店吃饭了。

辟克林 我真没有零钱。很抱歉。(他绕开她过去了)

息金斯 (听到她当面撒谎十分吃惊)你不是刚说过能找开半克朗,
怎么可以这么撒谎呢?

卖花女 (彻底失望地从地上起来)你太可恶了!(把整个篮子抛向
他面前)那你只要给我六便士,可以拿走这所有的花,还不
行吗?

此时,教堂的钟正在打十一点三十分。

息金斯 (听到钟声,他反省了一下,认为不该如此对待穷人的这种
为生活而扮的虚假。)这个敲醒了我。(他毕恭毕敬地举了
一下帽子。然后向篮子里扔了一把钱,便跟辟克林离开
了。)

卖花女 (拿起一个半克朗硬币)哎——呀!(又拾起两个两先令的
银币)哎——呀!(接着又拾到几个硬币和一个十先令的金
币)哎——呀!哎——呀——呀!

佛莱第 (从一辆出租车钻出来)总算挡到了一辆车。喂!(向着卖
花女)你知道刚才那两个女客儿去了哪里?

卖花女 雨停之后她们去坐公交车了。

佛莱第 真讨厌,可我叫住的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卖花女 (十分神气地)这没什么,小伙子。我碰巧想拦车子呢!(她

又十分神气地走去开车门，结果那司机从里面拉着不让她进去。她十分清楚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她没钱，于是她将一大把钱伸到他面前）看好了，车钱够了吧！查理。司机终于微笑着让她上车，喂，可是我把篮子放在哪呢？

司 机 就搁上面吧！不过得付两便士。

卖花女 那不行，我不要别人发现它。（她把篮子也拿进车里，坐好后，对着车外的佛莱第）以后再见，佛莱第。

佛莱第 （茫然地举了一下帽子）再见。

司 机 去哪里？

卖花女 白金汉宫。

司 机 哪里？

卖花女 你连那也不知道。在格灵公园，就是国王的宫殿嘛！我走了，佛莱第。你也回去吧！

佛莱第 再见。（他往家走去。）

司 机 喂，你到底住哪儿？你在白金汉宫里干什么？

卖花女 我不会去那儿了！我只是为了骗他的。你快送我回去。

司 机 那你到底住哪儿？

卖花女 德茹里路，安琪儿坊，就是紧挨梅可张油店的那个。

司 机 这还可以让人相信。（他发动油门）

我们也随地去看一下安琪儿坊口吧！那有一个十分狭窄的拱门，两侧是两个店铺，其中一个便是梅可张油店。车子停稳之后，卖花女伊莉莎挎着花篮走下车来。

司 机 （指了一下记时表）你自己看吧！一个先令。

伊莉莎 怎么会，就只有两分钟的路呀！

司 机 两分钟和十分钟的车费相等。

伊莉莎 唔，这算怎么回事？

司 机 你没有乘过出租吧！

伊莉莎 （故装阔绰地）年轻人，我乘过无数次了。

司 机 （嘲讽地）真不简单！姑娘，你不必付了，留着花吧，我代表一家人向你祝福，再见了！（开车离去。）

伊莉莎 （认为有些不光彩）乱说什么。

她拿着花篮，向巷里自己的房子走去。那间小房很矮。里面墙上的纸已十分破旧。有些地方因为受潮，纸都掉了。窗户上的玻璃也破了一片，用纸糊着。还有一张明星的倩照和一张妇人时装的图样贴在墙上，那两张都是从报上剪

下来的，而这些与伊莉莎一点关系也没有。窗户那里还吊了一个鸟笼，里面空空的，因为鸟儿早就死了。屋内所有可以称得上有有点缀意味的东西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便是哪怕再穷的家庭也必须配备的物件：一张很破旧的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搁在上面，可以说是当成被褥来抵抗严寒的了；一个粗木箱上搁着一个盆还用布蒙上了；一只刷牙杯子和一面十分小的镜子；还有被人家当废品扔掉再被她捡回来的一张椅子和一张桌子。那架无法使用的壁炉的架子上搁了一个美国进口的闹钟；屋里照明的器具是煤气灯，那是先放一枚便士进去才可以使用的。而房子的租金是每周四先令。

虽然伊莉莎十分疲倦，但是又由于高兴而睡不着，她坐在那一直在数她今天得到的钱。心里盘算着怎么花掉它。最终一个便士用完了，灯灭了。这个时候，她觉得是平生头一次心情如此愉悦，想着再投一便士也没什么。不过虽然兴奋得有些奢侈，但她还没丢掉节俭的习惯。于是她想，与其这样在地上冷冷地坐着想，还不如到床上去舒服地想。于是她把头巾和裙子脱下扔在那些乱乱的被褥上便和衣躺下，继续想着。

第二幕

次日上午十一点，在温波街上的息金斯的实验室里。实验室位于一栋二层楼的第二层，正对着街道，它是由一间客厅改装而成的。在后面的墙上开了两扇门，刚从门外进来的人会立刻注意到紧挨着墙的彼此构成直角的两个十分高大的文件柜。在同一个墙角还摆放着一个平的写字台，台上放着一个录音器和一个察喉镜；一排小巧的带有风箱的风琴管；一个带灯头的吹火的灯罩，一段橡胶细管将灯头与墙头上的煤气管连起来；几个不同尺寸的调音叉；半个和真的一样尺寸的人头模型，可以观察口腔发音的器官及位置；另外有一些在录音时用到的蜡筒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在同一侧，依次还有壁炉、一个舒适的皮靠椅和一个煤斗。一个钟搁在壁炉架上，而一个搁报纸的架子正好放在